經德堂文集

經德堂文集目錄

卷一丙集

論三十七首

論知人　論取人　論用人　論得人　論理財　和論　貞說　性情明論　續柳子厚封建論　隱公論　宋伯姬論　論伯夷叔齊　孟子　陳平周勃論　伊尹五就桀解　君氏卒（隱公三年）　及晉處父盟（文公二年）　逆婦姜于齊（文公四年）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文公八年）　宋人及楚人平（宣公十有五年）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襄公七年）　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襄公十年）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昭公十有一年）　春秋王不稱天辨　論外臣書歸書入例　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

卷二丙集

序十七首

劉詹巖先生三徑蓬蒿圖册序　謝伊人樂律考成序　文廟崇祀錄序
張氏說文諧聲譜序　與盋山房集序　諶雲帆詩序　朱嚴溪忍字
輯略序　彭子穆遺稿序　紹濂堂制藝序　朱約齋先生時文序　通
麂生所藏書目序　經德堂藏書錄自序　聖域述聞後序　重刊朱子
小學序　四禮從宜序　粵西團練輯略序　是君是臣錄序

贈序八首

贈潛山李大令序　送某太守序　送王定甫南歸序　贈呂介存南遊
序　贈周熙橋序　贈唐子寶序　韋壽巖先生五十壽序代家君作　座師
王雁汀先生五十壽序

書後八首

讀曹參傳書後　書郭玉傳後　跋蘇明允集後　書歐陽子縱囚論後
書劉孝子傳後　蔣念亭先生蜀閫雜記册跋後　鄒海岳先生忠倚
殿試策題後　跋鄉中丞鳴鶴所藏當世名人書札後

卷三內集

雜記十六首

書周孝子復仇事　書潛山侯孝子事　書李守備殉節事　書孔母徐
孺人守節事　四惺齋藥丸說　病說　史讀　書村民廖鳳岐事　勸
學記　過繹山記　月牙山記　東鄉桐子園先塋記　襄陽張氏誌石
記　大岡埠團練公局記　寓中小園記　江亭聞笛記

書十三首

上梅伯言先生　答張芾卿書　答李古漁書　致馮展雲侍讀書　致舒伯魯書　復楊性農　致唐子實書　答羅生書　致曾滌生侍郎書　答李太史書　上梅伯言先生書一　上梅伯言先生書二　上楊至堂年丈書

卷四內集

傳狀六首

麻公家傳　何雨人家傳　皮鞾和尙傳　老僕秦壽傳　先大母事略　先大夫事略

碑誌八首

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南河道總督楊公神道碑　陳梓丞墓誌銘　誥封中憲大夫兵部職方司主事鄉邨呂君墓誌銘　穀城縣知

縣表兄黎君墓誌銘　先室劉恭人墓誌銘　妹淑墓誌銘　善兒墓誌
銘　劉茉雲墓表碑陰記
祭文一首
祭座主杜文正公文
哀辭二首
劉茉雲哀辭　李鼎西哀辭
卷五外集
論三首
古韻通說總論　蘵蕟攷　蘦大苦解
序跋七首
爾雅經注集證序　小學高註補正序　古韻通說自序　視學須知小

引　跋己酉選拔生册葉後　書所選昌黎詩後　跋楊椒山先生所書
蘭亭卷子
壽序一首
湯母蔣孺人七旬壽序
書十七首
致唐子方護院　再致唐子方護院　致蔣霞舫侍御書　致伯言先生
書　復伯言先生書　致劉菉雲書　再致劉菉雲書　復邵蕙西書一
復邵蕙西書二　復邵蕙西書三　復邵蕙西書四　復邵蕙西書五
致姚子楨書　致俞子相　致孫渠田學使　致蘇虛谷　致劉鳳山
卷六外集
書十二首

復翁蕙農年伯書　致何願船　致杜繼園書　復閔鶴子書　上某公書　上李石梧宮保書　復唐子實書　致唐子實　致劉玉衡書　致官秀峯將軍　復官秀峯制軍　復馮展雲學使書　復王少鶴書

雜著一首

粵東紀程錄

祭文二首

祭先室劉恭人文　再祭劉恭人文

駢體文七首

跋長沙黃虎癡先生所藏顏帖後　跋龍標芙蓉樓王少伯詩刻後　龍標芙蓉樓登高唱和詩序　貞節梁母呂太孺人序　徵和芙嫚女史絕命詩啟　正藍旗護軍統領富僧德祭文　題明茶陵陳氏文選補遺後

經德堂文集卷一

內集　　　　臨桂　龍啟瑞　翰臣

論二十七首

論知人

凡所謂知人之難者失於闇者十之七失於矜者十有三闇者貿然於心不肖者幸其然而君子轉可無慽以彼固未嘗知有我也惟自恃有知人之鑒者求之太急而出之甚易求之太急則情僞不能周知出之甚易則勢有所不暇擇夫是故小人可摹擬以求合而君子或恥介於形迹之間以求進世固有惡衣菲食而見爲廉約聲下氣而見爲恭繩趨軌步而見爲慎聖人亦知夫廉恭愼之理之不盡乎是也而不得不求之於是者我操乎其常而待人之應乎其變耳如必惡衣菲食之爲廉則螢縷之夫得

之矣必彔聲下氣之爲恭則便辟之子昌之矣必繩趨軌步之爲愼則選愞之人託之矣且其蔽不止此又將舉天下而惟吾意之從儻旣乎其實而其迹不如是者反以爲與吾忤而擯之是猶求美玉而所實者燕石也甚矣人之好僞也觀其外不察其內循乎其名不求其所安惟異於衆之爲賢惟類於己之可貴迨其人不效則曰我固操常理以求之安知彼之以僞讐我也卽我固不能無失而因此可以招致賢士吁受人之僞而樂之則必誤天下之事而亦妄之人見夫僞者受之以進而僨事又不當以重罰也則亦何樂乎曰爲其贋者而以自苦哉然則知人之法如之何曰無徇其迹無蔽於私凡人之迎吾意而來者皆詳察之使不得遁則吾之眞聰明出矣而又於其與吾立異者時察其賢也而進之庶幾吾之所守者不失其常而取人之道亦不鄰於隘乎

論取人

漁者施網罟於江湖將以得魚也而所以得魚者不係乎網罟也獵者張罝罦於藪澤將以獲禽也而所以獲禽者不係乎罝罦也耕者庤錢鎛於泥塗將以得穀也而所以得穀者不係乎錢鎛也今使袪網罟而責澤人以漁屏罝罦而責山人以獸捐錢鎛而責農人之稼穡雖至愚知其不可也然遂恃此三者以爲盡乎得之能事則悖矣惜乎世之用人者挾可以得之之具而其用意乃出於山澤田野之人下也天下之人材衆矣吾多其途以求之雖有至賾莫能舍吾法而遁焉而又爲之寛其格以幾乎得半之道則人之不入吾彀者寡矣而其究也求之者冥然應之者熒然上與下嘗抱夫兩不相遇之憂而求合乎渺不可知之數幸而遇之如飛蓬之相逐於太空迴波之相值於大澤耳否則衣褐食藿以老死於田間者

蓋不可勝數矣此非任法而無精意行乎其間者下亦以名迹相應上失其權而無所恃故耶或曰今之人不古若矣復言揚行舉之制則慮其詐僞相蒙也復中正九品之條則慮其愛憎失實也復接訪巖谷之例則慮其虛聲純盜也用人者萬不獲已姑從而試之聲律對偶以覘其博考之經藝帖括以驗其專進之論說策略以觀其辯而又爲之糊名易書嚴禁請謁舉天下之所以防弊者於取人之道十居七八而士之躬行仁義堯言舜趨者亦往往而出矣今夫士之數與農工商賈相爲乘除者也而爲士者得與於科目與不得與者又相爲對待者也天下雖寬未嘗無士士雖陋未嘗無科目則進而與於是選者一如天道之有寒暑往來地道之有山澤高下人道之有貧富壽夭羣聽夫一定不移與萬有不齊之數而莫克操乎理之所必然人見夫士所常習之術與所以得之之道如是其

甚常而無足異也則其待士也必輕人輕而士之自待也亦不得重斯卽聚市人而拔其儁𢧵塗人而授之官其忠信之質明察之用且將掩士人而出其右所不能者特文字聲韻儀文周旋之末耳夫能文字聲韻儀文周旋者旣未足以爲治而爲治者或並此而不工則與向所謂市人塗人者何異焉而猶曰豪傑不世出之才往往出於其間者則以後世取人之塗太隘而其格又太寬隘則不能不由寬則嘗試爲之而卽效此非科目能致豪傑之士而豪傑之士或有時而出於科目耳夫先王之道不恃夫人之自然而然而恃吾有以致之不恃夫天與人之適相值者而恃吾之用人有可以維持乎天道令三代之法旣不可用魏晉之制亦長僞而不可行則由有唐以至於今後王之經久常行而爲是必不獲已者亦曰立制貴於因時而利不十不變法耳夫聖人之所貴乎餼羊者謂其羊存而

禮可復也如不求一日之復乎禮而兢兢以一羊相從事則天下將必指羊以爲禮而其究廢禮而用羊後世人才之得失何以異此爲今計者科目既不可廢則莫若嚴其選以存其眞使天下之人怵然於仕之不可倖而稍稍爲之破除成格以待奇杰之士又於其紛煩靡密之文而不斷者歸之適時致用而無取其華焉則人皆知吾所以用法之意而不惟徒法之是徇夫爲上之好惡所以示一時之趨向而成一代之風俗者也况乎取舍人材之大者哉未嘗以精意屬之而徒恃吾法吾恐巨魚奇獸之卒遁乎山林湖海而蕪穢之旁良苗亦將不植已

論用人

凡今之治其家者婦主中饋子弟治生業妾御紡績僮奴課耕饁而其家事治使有一人之易其業焉弗得也其於身也亦然耳目司視聽故物無

不應也口司飲食故味無弗別也手能運故重可舉足能步故遠可致使有一官一骸之易其用焉亦弗能也任天下猶任一身也任天下之人猶任一家之人也然而有不能者中失其權而外有所蔽也人之行能相越也非特知愚賢不肖之別也卽知之與知賢之與賢而其所受有不同者焉小知之與大知小賢之與大賢而其所處又有宜不宜者焉聖王之治無他因天下之材以治天下之事各得其平而我無容心焉耳禹能熙帝之績者也使宅百揆棄善稼穡者也使主后稷契明禮讓者也使敎百姓臯陶善刑使作士伯益善禮使作秩宗夫五臣者皆聖人無不能也而舜獨分職以命之者人各有專長故也如舍其長而用之則五臣不能致唐虞之治況其下焉者乎且從古之天下固未嘗一日無才也今以甲所能辦之事而使乙治之是乙違其用而甲無以自致也不得已而又以丙之

夫然後才與不才雜進而才者或反爲不才者之所誤於是天下始有乏才之患夫人主之經營天下猶匠者之作室也大者爲楹次者爲梁又其次者爲櫨櫨楹與楹相齊而後得其平梁與梁相準而後得其正櫨與櫨相比而後得其均如以奔走之才而據乎公孤之位是楹之未得其平也以坐鎭之流而責以艱難之任是梁之未得其正也以諫諍之儁而置之牧養之地是櫨之未得其均也此不待風雨漂搖而已有岌岌不終日之勢矣聖人知天下之不易人而治也所以取之者甚寬辨之者甚嚴使其人之分寸長短一寓於目而皆有不容誣之量故上之責望者未嘗過而下之報稱者未嘗難也伊呂周召不擇地而生者也苟處之得其位用之盡其材則今之人有能爲伊呂周召者矣共工驩兜亦不擇時而有者也苟

抑之使無其階阻之使無其勢雖有共工驩兜亦將無由自見矣若夫中材之士既得所位置而自奮於功名之路則天下之人材庸可既乎故夫治天下者非無人之患而不善用人之患也人家即式微未有舍其子婦而恃鄰之人以為生者人身雖至弱未有外其形骸而仗人之力以為强者要即吾家所有之人與吾身皆備之物使之各操其事各效其能而無有不順焉耳然則是豈無本哉曰在心之持權而已

論得人

自古極難治之世苟非大無道之國為天之所棄絕而不可救者則必生一二人以維持其敝使其君幸而拔之於儔人之中授之以將相之任總攬獨斷然後其志行其國安不幸而沈淪湮沒或間隔於讒臣之口不得大用則斯人遂廢而天下事亦至於不可救故夫因時而生才者天也生

之而必用用之而必盡其才者則人也漢有呂后之亂而得平勃晉有江左之阨而得王導唐有開元之治而得姚宋又有靈武之中興而得李泌宋有契丹之釁而得寇準夫此數公者始亦猶夫人耳苟世主不知大權不屬將默然自屏於寬閒之地而不恤安所能定國家之計而成其大業哉今有人遇風於江湖者同舟之子倉皇失措有人焉急爲之捩其柂徐理其檣帆而舟以獲濟此必出於素所習篙工楫師之流無疑也苟無其人則濟否未可知耳天下之士衆矣其負過人之材而足任非常之事者未嘗乏也先王知其不可不預養也故精其格以取之多其途以待之使夫士之有志自見者不能不盡出於吾術之中特未嘗束縛之以繩墨使消其果毅剛直之氣則緩急之際有可恃矣人未有衣帛食粟而不病者其體素健則其受病愈不可測其無疾痛之日愈久則其致患之地乃愈

深不於無事之日急覓夫良醫與藥至其臨時又狃於故常遲疑而不敢進退其悔之則無及矣幸未至於萬難措手之會則必有能斡旋匡濟之人天意無常惟視人君之用舍以開治亂之局耳可不慎哉或者曰天下承平既久人皆習於波靡而不克自振故有時欲用之而常患於無材夫材不材豈有定哉亦視其所用之者何如耳未嘗用之而曰天實生是不材則非吾之所敢信已

論理財

財之在天下猶水之行於地中也水之源患其不達既達矣憂其不繼財之生患其不盛既盛矣又苦其易衰善謀國者常因時之所宜以制其啟閉通塞之數使萬民有所託命也而天地常若有餘初未嘗見其利而忘其害且知其害而嘗試爲之者蓋明於盈虛消息之故不至萬無如何之

時而始爲必不得已之計也三代以前其所爲生財者固殊矣彼其時郊鄙之外平原廣澤貨之棄於地者尚多四民之布於國中者農蓋得十之五而尚不足以盡地力其園廛漆林又加其賦以抑之故當時言富國者大抵以闢草萊易田疇爲先務夫土地者衆人所託而不得專其利者也農者又勤手足以養其生者也故上取爲井田而不怨下守爲世業而不爭固其民樸亦其道然也自秦漢以來凡天下利權之所在蓋有不止於土田者矣而輿圖之擴也日益廣生齒之積也日益多於是謀利之方愈雜麗密而朝廷之科禁益繁而不可勝載則本業不足而逐末者衆之過也本不足而末衆是上下交弊之道也蓋自齊管氏官山府海之後固未有得其長策者已譬猶百口之家僅給以百畝之田弗能養也而又不得於百畝之外而取贏則必就其園圃蔬果之屬而仰息焉夫仰息於園圃

蔬果之屬則其利微而其勢亦有所止矣苟再充其無厭之欲則惟有盜竊已耳嗟乎時不幸而處於三代以後致心於養民之君子窮而無所爲計則豈負造物之不仁而理財之術終不可用耶竊嘗觀後世之謀國者固亦有纖悉而爲之者矣漢武帝時大司農錢匱而桑宏羊始立平準之法唐元宗時經費空乏而宇文融始以括羨田逃戶得幸宋神宗時以國用不足放青苗錢至於有明末造患貧因發內使開各省銀鉛銅礦歷稽其時廟堂非無願治之君朝廷不乏曉事之臣乃不知變計而必出於此者特以天下固別無可生之財而他術或不能濟其急耳卒之所得者細所喪者鉅所益者寡所損者衆潤分乎吏卒而怨結乎廟朝脂竭於閭閻而利資乎寇盜試起當日之君若臣而問之夫亦何苦而爲之哉雖然彼數者之策誠誤矣而吾有以知後世之言利者固未有不類乎此者也何

也太上立法次守法又次無法至於無法之時而欲以非法之法矯而勝之則其背道旁出而不可禦者其途雖百而其心則一而已禁其法而不得試其心必有所不服逮其試之則雖悔而不可復矣呼此非不為天地留其有餘者耶此非奪萬民之所託命者耶此非但知生財之利而未覩其害者耶此非即知其害有所倖而嘗試為之者耶以吾論之則不然漢武帝不窮兵外夷則不必立平準之法而用足矣唐元宗不縱心宴樂則不必括羨田逃戶而賦充矣宋之時苟能節郊賚養兵諸費不必行青苗法而國贍矣明之時減宗祿節宮闈糜費不必稅礦之使而左藏饒矣舍確然可據之法而僥倖於不可知之事不求之宮庭之內而加意搜剔於四海之民此所為得不償失而究至於無得歟然則謀國之大計可知已損上以益下而不專趨乎利源要在持之以大而事不煩去之以漸而民

不然則足國之道在其中矣然所以如是者何也以今之天下有不可同於先王之世也生人多而土田之利盡也利源衰而生財之道窮也彼見其如此而悖先王之法以求勝是謂無策我守先王之法而裁以因時之意乃得爲救時之善策也夫爲政之道貴視乎其時而已時則未能而欲强致之是無異施桔槔於井幹之旁而欲溉千畝之田也有立見其涸而已

和論

和者古聖王所愼擇而用之者也古之所謂和者衆賢謀一事而無所違世之所謂和者合賢不肖而使之同歸於一致古之所謂和者貞是明而人不得挾私以相戾世之所謂和者是非混而責之以必從夫使混賢不肖一是與非而天下之人遂靄然乎其心柔其氣相率而歸於和猶之可

也賢與不肖者處則賢者之氣不相下而不肖亦必不相容卽不肖能隱忍以求合而賢者決不苟同以邀譽是强之爲和而適以致其不和也今將使君子與小人共圖一事君子爲義小人則爲利矣又使君子與小人共講一學君子爲己小人則爲人矣其義與爲己者是則利與爲人者非是非生於人心之同然猶五色之有黑白五臭之有薰蕕也今混黑白爲一色而置薰蕕於一器曰吾但取其和而已有不爲之閉目而弗視掩鼻而卻走者乎且君子之於天下亦欲其事之有成而已假令賢不肖並處是與非並行甚則不肖加乎賢非者逾於是又甚則以賢爲不肖而不肖反爲賢是者爲非而非者反爲是於是而所謀必成所行必當推而放之四海而準舉而措之庶事而安則賢者亦姑需忍以求濟焉而古之聖賢猶曰枉尺直尋而利有所不爲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聖賢之言其亦

不和甚矣豈不謂如是則直道乃得信於天下上合乎天理下順乎人心刑賞中而政教修禮樂興而大化流反是則將爲跬步之行一日之居而不可得也然則廉頗藺相如李光弼郭子儀之事何如曰此私讎也非公義也私讎不可不和不和則釁隙而廢國家之大計是爲不忠公義不得強和強和則徇人失己而終不能有益於事且獨不聞古之人有上殿爭如虎而下堂不失和氣者乎彼之所遇皆賢所執或有是有不是而尚不肯阿意曲從博和衷共濟之美名而不自諱其爭若此若遇一與己不類者將庭斥之而唾之猶恐不足矣而謂可依阿淟涊如諸臣媚子之爲耶古之人有孔光張禹者知王莽董賢之亂國而委蛇其身與之從事彼其人皆有醇謹之行誠愨之質其於古所謂同寅協恭者蓋優爲之其容身自全繇若可釀休祥而迎善氣者五代時馮道祖之遂以其身事數姓

而莫之恤尤其所至彼亦務爲和而過者耳卒之見效如此後之人主苟安取和臣而用之哉故古之善用其和者莫如藺相如郭子儀而尤善者莫如劉安世最不善者莫如張禹孔光其最不堪者莫如馮道道固無足議也禹光之所爲亦世之君子所嘗笑之以爲不齒於人類者矣而其端皆由賢不肖是與非之混淆始然則用和者其可不愼所擇哉

眞說

物成於天而效用於人有以貫乎曰惟其眞之爲貴人之用世也亦然金之爲寶而銅錫之爲佐玉之爲美而瓀珷之爲器狐白之爲珍而犬羊之皮之爲服天下不爲銅錫瓀珷犬羊而有累於金玉狐白也卽銅錫瓀珷犬羊亦不自以爲非金玉狐白而必爲之似也今之爲僞者曰吾能塗飾以爲金陶燔以爲玉黏綴以爲狐白是三者驟觀之未必不賢於銅錫瓀

瑊犬羊也不惟賢之而已又將掩其眞者而上之使人不惟金玉狐白之爲貴世之能識眞者鮮矣見其行愿也而以爲溫恭色莊也而以爲誠篤議論奮發也而以爲有康乂之才堅愎自任也而以爲有洪毅之勇因世之爲溫恭者不惟直躬而惟行愿爲誠篤者不惟心敬而惟色莊爲康乂者不施之於政而取快於言爲洪毅者不審度於心而求盈於氣而士之剛毅木訥者於外著之氣象或有不足則轉爲斯人所詬病此無惑乎塗飾之金陶熘之玉黏綴之裘所以見用於天下人之見之者鮮不以金玉狐白相視而其價反出於金玉狐白之右也或曰君子之道如之何曰大道不以時異不爲物遷惟其實而已矣洪荒之瓦礫不如當前之瓴甓刻畫之衣裳不如市門之襦袴眞與不眞之辨也眞則銅錫瑞瑊犬羊也而不爲嫌不眞則金玉狐白也而不爲貴君子自度夫身之可用與力之能

至者行焉其得爲金玉狐白則命也其或時而爲銅錫瑞珹犬羊亦命也要之不爲塗飾之金陶燔之玉黏綴之裘則固其心也心之正者不敝於天下故君子不作僞以釣名

性情

自天而之人之謂命自人而承天之謂性周行於天地之間之謂氣附麗於人身者謂之質感於物而動者曰情充其情之所至曰才各有所依焉之謂習因其自成而名之曰品命斷善而無不善者也性有善而無不善者也氣出乎善而雜乎不善者也質有不善而妨乎其爲善者也感乎物則情有誠有僞發於事則才有順有逆因乎人則習有美有惡辨其彙則品有上有中有下造物之生人也有願其爲小人而不願其爲君子者乎有衆與之以爲君子而亦間與之以爲小人者乎無有也則命之斷善而

無不善可知已弒父與君之惡非人所生而有也貪殘暴戾之子當其孩
提見操杖而逐其父者未有不奔走號呼以求救於人也此謂性有善而
無不善也非乎然則丹朱商均越椒叔虎之事如何曰氣也質也得乎天
地清淑之氣者爲知人賢人得乎天地駁雜之氣者爲庸愚爲不肖愚不
肖之氣濁而不可爲清戾而不可爲淑而猶未絕乎清淑之原也至濁之
極而爲渾沌戾之極而爲窮奇檮杌則下愚之性也下愚之性生而可識
如杞柳然其可以桮棬者質也若夫拳曲臃腫規之不圜揉之不直則不
可謂非質之弊矣故曰氣出乎善而雜乎不善質有不善而妨乎其爲善
也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也其蓄爲體也至微而不可見其動爲用也放縱
而不可極聖人賢人順乎性而節之縱之者則才也故又曰情有誠有僞
而才有順有逆若夫因其順而推之使無不順因其逆而推之使無不逆

則非其才之獨任也而習相與有成焉蘭芷之旁其服自芳渥勃滿廐十年有臭非其衣與土之性然習或使之也西北穴居之子生不識絲竹引而置之吳越經年而能操其器習於舜則舜習於桀則桀美惡之所由判也孔子之論人也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自其性之兼乎習者言之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自其性之未卽乎習者言之也兼乎習故必要諸中人以爲斷未卽乎習則舉夫兩端之至極而中人可見也故曰品有上有中有下也要之由命而至於質其說有三而皆可以統於性由情而至於品其說有三而皆可以統於情性情者自天而之人之界也君子敬天而盡人故不敢以氣質爲天之所命則性之理以全而其體尊不敢以才習任已之所爲則遂情以盡性而人之品貴呼性情之論自孔孟而來如百家之好爲異說者其亦有不足辨矣若其故則

吾不可以不知也

明論

明足以照一身者用之一室而不足矣明足以照一室者用之天下而不足矣明足以照天下者用之一身與一室而或不足矣螢之灼灼也燭之爚爚也日月之赫赫也明而至於日月止矣而有不足者有所蔽焉故也天下之物侈矣其以機相應者物衆而我孤其以情相感者物先而我後則吾之明固已居乎不可恃之數矣鏡之瑩然也虛其中而物畢納水之澄然也立乎其前而毫髮畢見夫以鏡水與日月則不可同年語矣然人不畏日月而畏水鏡者偏乎物而物得有所遁不如納乎物而物有所不得遁也夫日月之無私照謂其有所不照而不害其無不照也世之學者不能有所不照而不害其無不照而妄希日月之明不已悖乎

續柳子厚封建論

柳子之爲封建論其辭甚雄偉矣所言諸侯世守之利雖百世之聖人莫能易也惜其謂封建非聖人之意而自里胥積而至於天子以是爲生人之初凡此皆務快其辭說而不軌於理道者也請以鴻荒之事明之開闢之初其生人男女而已因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有兄弟而後有君臣其類日繁則其地日廣一人不能獨理則分其父子兄弟以治之父子兄弟又各分其父子兄弟焉於是有百戶之鄉有千室之邑有萬家之國是故有天子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鄉閭之老自天子以至鄉閭之老大較皆始於一而推於萬立乎其尊而卑者從而聽命焉非如柳子之說一任夫人之自爲而聖人初無意於其間也古聖人之爲天下慮至深遠矣制其田里

樹者也而置之長布其禮樂政教也而立之君分之等士以報其功錫之冕服以彰其德其不率者則有削地黜爵之制甚不率者則六師致討以移之無所慮於列侯驕盈黷貨事戎也柳子所論徒見夫衰周之時天下無王者之所爲耳夫使天下果無王卽郡邑牧守愈爲患矣而何私其土子其人之爲慮耶柳子又曰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尙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則拜之覩汲黯之簡靖則委之若改爲封建則其術不可得施其化不可得行此疑不知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之制也且古者士不得志於其國則可以載贄而出疆盡其變天下之人才愈深而其用人才之途愈廣矣如漢之時則徐孺子郭林宗之儔苟不得仕則伏蓬蒿終老耳此猶可謂封建之失乎然則柳子之說非耶曰柳子所論三代以後則是也其論三代以前則非也天下之物極必反而其數以窮而後通彼三代諸

侯其享國卜世蓋有視夏殷周爲久長者卽以周之七雄論之齊楚燕受封八百年魏韓趙自其初爲大夫時約二百餘年其取多用宏驕盈矜夸國已爲陰陽之所忌而又吞滅弱小以自長雄譬彼摯蟲猛獸初食人之肉久亦將爲人所食者也天故假手於秦以弊之速秦滅六國而三代之有功德者無一存焉斯卽湯武復生亦斷不能復建邦設都之制也其繼秦而帝者亦然苟或不然則吳楚七國之亂起矣要其意與法俱失者半子弟多而功臣少也提封太廣而末大不掉也然則如周之建國其可乎曰烏乎可周之初人未知有戰爭吞滅之事漢則去戰國未遠而劉項之爭如昨日焉人人有匹夫崛起之心而思得尺寸爲自逞之計兼又地大物衆天子之巡守有不能周諸侯述職於方岳者或經數月不得達稍離遠其疆域則眈眈者伺其後矣故秦廢封建不可復也此非秦人之罪而

封建之流極其必至於是而不可挽也吾請得而更柳子之言曰封建非聖人之所不得已也意也繼乎秦雖聖人亦不能為封建廢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或又曰漢之封建郡國居半其王侯則置傅相以監臨之使不得有於其國如此則並行不悖矣然而亂之所始必由封建或牽率其郡邑傳相以從之又安見為得耶古之政有名雖甚美而必不可行於今者孰若井田封建井田一廢則均天下之端不可復封建一廢則公天下之端不可復先王之制有以盡天下之大利而不能不俟後人之與時為變通也世雖治行井田未有不亂世雖安行封建未有不危非井田封建之禍天下也泥乎法而失其意者之為之也苟能親親而賢賢貴德而尚功則雖阡陌守宰之法因而致唐虞三代之盛不難也余故即柳子之說而申論之亦無取其苟同焉

隱公論

天下有爲其事而害其名者吾愛其名矣不爲其事可也天下有惜其名而不足以成其事者吾尸其事矣不急居其名可也季札曹臧之讓國也彼避之惟恐不免也所謂愛其名而不爲其事者也伊尹放太甲於桐周公踐阼而治處羣疑衆謗之際而卒毅然其不惑彼其心蓋謂吾之所欲成者事耳至於名則不啻泰山之於毫末也而卒之事之濟也隨而歸之以至美之名惜乎隱公欲爲讓國之事而不知出於此也隱繼室之子也長而賢苟無桓於次當得立使隱毅然居君位而不疑國人亦必無有譏其爲篡而隱乃欲成父志而反之桓隱之於親其可以無憾矣今有方食而執芻豢之味者而曰吾弗食人必有所不信也何也食固在其手也有執刃而臨羊豕之牢者而曰吾弗割人亦有所不信也何也刃固在其手

也社稷宗廟之重器其美不啻於食也而賞罰刑政之權其利乃過於刃
隱雖曰討國人而諭以致位於桓之意其能盡信乎爲隱計者莫若躬攬
大權而不急居其名懷以德人孰敢不服威以刑人孰敢不畏以義正桓
之爲公子而以恩信結國之故舊大臣百歲後桓可以爲賢君諸大臣無
敢專權以狎其上如是則視時之可禪而禪之可也身退功成自諸國人
而告於先君之廟不亦休乎計不出此乃汲汲焉惟名之是圖圖名之念
急則其迹轉疑於僞於是姦邪之臣得乘其間而進之以邪謀蓋嘗試論
之以爲隱之所以待桓爲不薄矣其心惟恐桓之不得立也乃因一日無
端之怨遂從而弑之以攘其位然則公之所以自甘卑損而惟恐不得當
桓之意者亦何益哉隱之待桓愈厚則桓之疑隱愈深隱之讓桓愈急則
桓之逼隱愈甚是可謂急欲居其名而終不得善全其名者也夫公即毅

然而居之曰不讓則未知桓之終不得讓者也以急居其名而使其志之不獲成然後歎古聖人處嫌謗之時而有不讓以全其讓者其仁智爲不可及也哉

宋伯姬論

春秋書宋災宋伯姬卒三傳釋之皆以爲待姆不至守義而死獨左氏譏其女而不婦或問如伯姬者可以爲賢乎曰守禮不違於經自殘其身而貽子以殺母之名賢者不爲也然則春秋録伯姬之始卒繁而不殺何也曰伯姬固賢也特不如傳之所云若實如傳之所云則其詞之繁而不殺也亦宜竊嘗以情揆之伯姬當日尊爲國之大母火作公當來救婦人之義保姆不在宵不下堂然從子則無不可者且當時亦不聞有公來救而姬不去之詞也如傳之言則必宋公不在國而後可或宋公所救有急於

姬者而後可否則有待傅姆之時而謂公不得至也有是理乎曰然則傳之所傳果盡無其事與曰事或有之而不盡如傳之所云也伯姬蓋猝然遘於火火始至而不知其害之烈遂稍遲以待其姆逮姆至火烈而奔而救之則無及矣雖然事吾知其如此也若夫道則吾有以知其不如此也蓋古之言道者曰凡義所在有死無二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此言守死之道苟未至於義必當死之時尚不可殘殺其身以墮父母之遺體也伯姬卽不待姆而自脫於火君子尚不得謂之非義何也天下之事常變固自不同也如以處常之禮而責之處變之人則臨干戈而爲揖讓亦謂之義可乎若夫春秋之所以詳而錄之者則有說矣聖人之作經也嘗於事之近正而易惑者則不惜大爲其詞以明之伯姬之事聖人有以知其必傳於後世也傳於後世而婦人女子有聞而慕之者將殘其

身以立名惑於禮之近似而忘其大義不如詳錄之以示其尊崇之意而於納幣也則書致女也則書衞晉齊之來媵也亦不一其書若曰姬之賢固非待其卒而知亦無因其卒之一事而遂賢之也夫如是則天下皆知姬之有以爲賢而不致矜其事而數其行之過故三傳之言惟左氏爲近正而於經之意則猶有所未盡也然則公穀之說將何所本乎曰春秋大意非聖人所親授後儒守其常而不能通其變遂於其行之過正者而亦以爲不可易焉申生急子之流其所以處死者皆是物也雖然如二子與伯姬之志則亦可以無慼矣

論伯夷叔齊

震川歸氏謂伯夷叔齊未有祿位於朝於君臣之義分甚微至以女子之在室爲夫守節者比之竊嘗讀之而疑其言之不槪於理也夫伯夷叔齊

非伏處草茅而農夫牧豎之子也諸侯世及嗣子與國爲體國家鼎革異姓踐阼凡在冠帶之倫猶當責以率土同仇之大義況剖符竹而傳及子孫者乎伯夷叔齊遇武王之順天應人尚不肯食其粟以死此其所以爲烈蓋如婦人之誓絕二氏守死明志而例以在室之女則固二子所不應受也夫君臣之義之不明於天下也過而責之尚慮人之有詞以自追至於前賢大中之行而亦以過正者例之是益之偷也吾不可以不辨

孟子

昔孔子周遊天下而曰如有用我吾其爲東周竊以爲孔子不得大用於時苟得大用當必率諸侯以尊周室不爲桓文之假仁義而已如欲佐時君以王則非聖人素志也非聖人德則不至而時有未可也逮孟子時人知有七國而不知有周斯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其於王猶反手之易故

於梁襄王則對以不嗜殺人而一天下於齊宣王則勸勿毀明堂而行治岐之政噫孟子之言孔子所不忍言也孟子所能爲孔子之所不爲也斯不亦聖賢之不同而不可通其志乎曰時也聖賢悲天而閔人天與人皆與時爲移易春秋之時周猶有可復興之勢戰國則周並無七十里百里之地不足以基湯文之業而文武成康之遺澤泯焉天下之亂苟非得救民水火者而禍猶未已也孔孟之心易地皆同也心同而疑其言之異也何哉夫戰國諸侯秦爲大秦政嚴急於理不應王也而諸侯皆畏其蠶食相與會盟約從以謀其後議者又曰不當賂秦以地而相約並力西嚮於是則秦可以弱而六國不至於亡吁天下之爲秦秦者多矣弱一秦安知不又益一秦也將使吾子孫弱而事之抑將再爲合從以拒後之爲秦代者乎由吾孟子之言則天下俛首聽命矣雖百世無秦可也由此觀之時

者聖賢之所務也而爲國者往往昧之自弛夫可用之力而樂與夫無窮之禍此大亂未息于天下而聖賢之所以見擯於時也後有處危亡之勢者得孟子之言而行之其於國家之事庶有濟乎

陳平周勃論

古之大人弭天下之亂者必有不得已焉故與其有亂而吾弭之不如無亂而吾安之爲愈也與其旣亂而止之不如及其未亂而先止之爲愈也夫亂不亂存乎天天之所爲非人所得知也而君子終不以天之難問而廢夫人力所自盡者則以救諸目前之可恃而俟諸將來之難自必也火之焚於室也雖里巷之人猶將走而救之不俟其爇及於吾廬也旣及吾廬將有不可爲者矣惜哉以平勃之賢處可預防之勢而其計乃出於救火之人下也呂后初臨朝平勃與高帝諸臣共列將相之位方其欲王諸

呂先問王陵陵不從復問平勃夫亦自知不義而懼爲大臣之所折也假令平勃附王陵之正堅執高帝之約呂氏雖橫安能重違大臣而恣行己意且其時兵權尙不歸呂氏呂后欲假產祿以王實欲假以兵權之漸也杜亂源者必以漸始則莫如先使之勿王產祿產祿不王兵權不歸呂氏平勃可安坐而弭其釁何呂氏之能爲或又曰呂后陰鷙如平勃不從亦必中以他事去之去之無益不如隱忍以成吾事是又不然大臣之事君也於吾力之可正者則正之不敢徼幸於異日而姑待焉且設是心者亦謂平勃知呂后年齒已長彼卽旦暮晏駕產祿庸子終無能爲耳此尤爲悖之甚者萬一產祿既王呂后未死而二子不爲天所祚則國家之事更諉之誰任乎高帝之與呂后論相也首王陵次平勃豈不陰識陵之守正而欲二子有以佐之歟旣不能佐又從而非笑之其成功蓋亦天幸焉而

未可據以爲能也夫平勃之事既往而不可復矣而後之爲人臣而値事變者愼毋藉口於有待而終至於不可及哉

伊尹五就桀解

余讀孟子書嘗疑伊尹五就桀之說及觀柳子所爲贊以爲是伊尹之大心乎生民而欲速其功蓋知尹之深者莫柳子若也既思而疑之以爲尹苟如是則無以處湯湯一見尹之賢必舉之爲相而與共天祿位豈肯令其栖栖皇皇爲是席不暇煖者耶尹於桀爲五就於湯必有五去謂湯不知其去耶不足以爲明謂湯爲知其去而不留焉在其爲任賢也然則孟子之說爲果無其事歟曰非也尹之去蓋湯使之爲之而冀桀之終能一用耳一薦之不已而至於再再薦之不已而至於三三薦之不已而至於四五湯於是知命之不可易尹於是知事之不可爲遂決然舍桀就湯而

無疑是尹之於湯也未嘗去而其於桀也則疑若五就焉尹之明非不知桀之終不可爲而必往復焉回翔焉若有所戀而不忍去者湯之愛桀之深望桀之切以爲一旦能聽尹之說而用其身則天下可不至於亡已亦無樂乎放伐之事湯之心卽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之心而其薦尹於桀者亦文王薦膠鬲於殷之意古聖人忠於所事而不利天下之人才以私已也漢末有荀彧者曹操辟之以比張子房司馬昭壽春之役亦引鍾會爲謀主而寄以腹心之任向使操與昭有湯文之志則當引二子而立於漢魏之朝獻髦之惡不若桀紂操昭之柄重於湯文天下雖危未必無救於敗也惟後人不能心聖人之心以無負其所事爲之佐者亦樂居於俊傑識時務者之名而以尹之去湯就桀爲藉口則安知不以心乎生民欲速其功之說移而用之於其主豈非柳子之言階之厲耶然則孟子何以不

言湯使之曰孟子之意將以明尹之自任言湯則尹之自任者不見且於辭亦不應譏也否則伊尹亦管氏之流矣

君氏卒 隱公三年

此一人也左氏書曰君氏則以爲隱母公穀書曰尹氏則以爲周世卿蓋嘗卽春秋之書法而反復求之而知其說之皆不概於理也夫尹氏之見於經也屢矣然皆屬於王國之事而書之如不屬於王國之事則當書曰周尹氏不當直謂之爲尹氏也然則王子虎劉卷之卒何獨曰二人皆以盟會通於諸侯不言周而可以見義且春秋之義諸侯同盟則赴以名凡卒未有不書者此豈如立王子朝之事而著氏以惡之歟然則左氏之說不近似矣乎曰謂之爲婦人是也謂之爲隱母則非也母不可以言君氏其言君氏固有以知其爲隱夫人也夫人也而不謂夫人從公志也隱尙

不敢自成其爲君而肯自立其夫人乎史不沒其實而書之曰卒其曰君氏者猶魯人之稱公氏定公元年宋人之稱夫人氏也襄公二十六年不敢成其爲夫人故但曰君氏也此亦如姒氏之卒於定公時而不得備夫人之禮耳或曰如子之說則前所謂夫人子氏者何人曰桓母也桓母則何爲不葬曰公不臨故不書葬也然則前所謂惠公仲子者何人曰子氏爲桓母則仲子之爲孝妾蓋可知也此截然三人也而左氏亂之而爲二公穀又以前二者爲婦人而茲爲男子焉昔人所謂經以傳而汨者不其信夫

及晉處父盟文公二年

此處父來盟經何以不言公惟不言公是以知處父來盟也通春秋之盟不言公者四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莊二十一年及齊高傒盟於防文十年及蘇子盟於女栗暨此而已以情事揆之惟盟宿爲微者尚未可知此

三盟必皆公也如傳之言則公適晉何以不書諱適晉可以殺恥則必不書此盟而後可以免恥也夫列國之大夫因來聘而盟者多矣此不書來聘者非來聘也傳曰晉人以不朝之故來討公此其可信者也來聘可書而來討不可書也竊意其時晉必有責言於魯魯惟恐失大國之歡也乃汲汲焉因處父而與之盟故次年公遂有如晉之行也不然晉襄亦繼文之霸主焉有宗國來朝而使其大夫亢而與盟者乎或曰不目公微者也則未聞莅盟於大國而敢以微者往也處父之不氏者蓋闕文也其不地國內也

逆婦姜于齊文公四年

左氏謂卿不行非禮爲出妻不允於魯之兆公羊謂娶乎大夫故略其詞是二說者皆非也夫納幣旣以上大夫矣豈親迎之時而反以微者行乎

君謂娶於齊之大夫則亦何取乎納幣之時而以吾卿行也故二傳之言不若穀梁子之爲得之也穀梁子曰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迎而稱婦或者公與曰婦者有姑之詞也其不氏何也曰夫人與有貶也此其說亦有未盡者婦固爲對姑之詞是時聲姜見存意欲重其母家故使公親迎於齊惟公受夫人之命以往故曰逆婦姜于齊也若臣子則雖姑在亦當稱夫人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其不言公何也諸侯之親迎禮也出疆而迎非禮也今公以夫人命而遠迎於齊可謂溺私愛而棄其社稷人民之重者其不書公亦猶及鄭師伐宋而不書公及晉處父盟而不書公之類是也其不曰公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者亦猶是也然則莊公何爲不諱曰莊公忘父讎而娶其女罪之大者也文公除喪而創娶罪之小者也小可諱

而大不可諱也然則夫人有貶乎曰何貶乎稱逆娶者公也受母命而迎於他國者亦公也姜何罪其不氏猶氏也姜固爲其氏矣其或書或不書者史異文耳或曰此譏姜自逆其婦也亦非也春秋史臣載筆之詞以公爲主沒公可以見義如沒婦人則疑於公且疑於使他臣子之詞矣此左公羊之所以誤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文公八年

此四日閒事耳經何以兩書公子遂左氏曰珍之也劉氏敞曰非也若兩稱公子爲褒者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則貶矣彼不謂貶何耶左氏解經其意固陋然以與僖十年之事相提而論則不可也三十年之如京師遂如晉者遂受命于君之時固知其因此兩事而出者也且非惟

因此兩事而已若曰周固吾之所不得已也卒事而已將如晉矣故書之曰遂遂者繼事也亦疾辭也譏其事王朝不如事霸國也若此之會盾與會戎則未知遂出國之時果有戎之請盟以否若戎請盟而遂因而盟之也則當書之曰公子遂會趙盾於衡雍遂會雒戎盟于暴又何必其詞之繁而不殺也其繁而不殺者有以知其非繼事也非繼事則不得以三十年繼事之例例之也然則兩稱公子遂何也曰史例也史有一人兩事相連而及者則卒事不更名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實來之類是也（貜且之卒得連日食之下叔公之卒得與祭同日此亦省文之驗也）有一人兩事不能從同者則名因事而分見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衞及此之類是也（桓十二年冬兩書丙戌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下宋字四見皆事各爲書之義孔穎達曰兩書宋華元者宋人再告也亦通）若以爲襃貶之所在則譏矣

宋人及楚人平 宣公十有五年

此宋楚之君弱任其事者也何以書之曰人公羊子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其稱人何貶何爲貶平者在下也非也旣大其平乎已而又何在下之貶乎穀梁子曰人者衆詞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亦非也鄭則欲平矣楚果欲平乎楚之臣欲平矣楚之君果欲平乎夷考其事蓋子反私與華元盟而後告於王者也然遂據是以爲經之貶二國則不可也春秋之義有君則責其君君弑君由始責其臣且子反可謂專矣華元則無罪也安得宋與楚之俱人乎龍子曰人之者微之也宋與楚俱有罪焉爾楚之罪在使行人不假道而故激怒於宋而頓兵以危人國猶其後焉宋之罪在逞忿以殺行人而故結怨於楚而負固以苦吾民猶其後焉使行人不假道與逞忿以殺行人經不可得而貶之也則於此之平貶之

著楚以欺弱黷武之非而蔽宋以挑釁殘民之罪故以兩國之君臣而詞若有所不足道者也若以為貶二國之卿是舍其大而責其細也曰然則楚子圍宋曷不可貶乎曰貶楚子慮其失宋人也且安知著其爵者之非正其罪也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鄵 襄公七年

此鄭伯之卒弒也弒之則何為不言弒史從赴告非聖人之所得私易也公羊子曰為中國諱也非也若實以弒告聖人亦安得為之諱乎然則聖人遂終為之隱而莫之正耶曰聖人之意固已見於經矣經曰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此已見鄭伯之至乎會地也既至乎會地而不見諸侯則必其國之大臣有所挾而止之焉其曰丙戌卒于鄵者緩詞也公羊子曰傷而反未至于舍而卒斯言得之矣左氏所謂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公者

詞猶有所未盡也若及鄭而弑之則未見諸侯之詞贅矣竊謂聖人之爲此也微其詞以待學者之疑使因以參考其遺文而亂賊之名雖幸逃於一時必不能欺乎後世曰然則聖人之於史也固亦有曲筆乎曰實也非曲也且聖人固已筆之削之矣其曰鄭伯髡頑如會丙戌卒於鄵者舊史之舊文也其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鄵者筆削之微旨也夫論史書之例則如前之所紀者矣而其中之委折不得而見也春秋所以有待乎聖人者誠有待乎此也

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襄公十年

此尉止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五族也而書之曰盜望溪方氏謂盜者陰賊而不知爲何人也非也春秋之法有身不爲惡而必治其人者晉趙盾宋歸生之徒是也有身爲惡而終沒其名者鄭五族衛齊豹之屬是也身

不爲惡而假手於人苟不正其名以爲之罪則亂賊可逃於法外而操刀者獨被惡名是爲不公身旣爲惡而尙欲爭其名苟不沒而賤之以深爲之恥則姦人倖其可列於人數而犯上者愈得其志是爲不明不公不明非聖人之所以垂世教謹亂源也春秋之書盜殺者四其三皆可舉其人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爲齊豹哀四年盜殺蔡侯申爲公孫翩及此年之事其不知主名者惟哀十三年盜殺陳夏區夫一事而已若如方氏之言不得謂此三者皆左氏傳聞之誤也且凡以賤而殺貴者其迹未有不近於盜者也齊豹固嘗爲卿矣然其事實陰賊小民之所爲自處於盜則亦盜之而已後世如荆卿之刺秦王張良之擊秦政事之近於義者也而作史者亦書之曰盜如方氏之言則千百世之後豈有不知誰何而必作曖昧之詞寄其罰於不可知之地乎曰然則王札陳招楚棄疾之徒春秋何以不書之曰盜曰王札則矯君命也偃師之死其君實與聞焉

者也棄疾則所殺者弒君之賊非以其身爲大臣而貴之也皆不可書之曰盜書之曰盜則必如止之師賊豹之伏甲而可也若蔡侯之事則傳之未得其實者也陳夏區夫之事則實所謂不知何人者也夫天下雖有凶殘之人當其殺人未有不自以爲直者而聖人乃夷之於不屑稱道之人則所以奪亂賊之氣者不旣多乎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 昭公十有一年

春秋之法諸侯滅同姓書名此楚子殺蔡侯也非同姓且猶未至滅其國也比事而觀與邾人戕鄫子蔡人殺沈子同耳況鄫沈之君無罪而般則弒君之賊也何爲彼不名而楚虔以名或曰虔惡其誘也則十六年楚子誘戎子嘉殺之又何以不名也或曰虔固弒君之賊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治亂也斯言得之矣雖然猶未深觀於聖人之意也夷考楚子麇之卒也虔

實弒之而猥以飾詞赴於諸侯聖人因魯史舊文雖明知虔之姦謀而無所據以見義故於書楚子卒之後旣連書公子比出奔晉以伏其案而於此又顯斥其名將使後之學者讀其文疑其罰之過重而深求其所以致罰之故若曰虔固弒君之賊也此無異以般誘般以般殺般耳討般而以名則虔也爲何如人哉夫春秋之惡惡未有大乎亂賊者也而限於舊文而不得盡其法者則鄭伯髡頑楚子麇之卒而已聖人於髡頑之卒則委曲其辭以見之於麇之卒而不得書弒則因殺般之事以著虔之名而正其罪是天下之亂臣賊子雖巧於諱匿而無所逃矣所謂其義則某竊取者殆此類也

春秋王不稱天辨

春秋王不稱天者三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何氏云不

言天王者桓實行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亟云爾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何氏云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卑事失尊之義也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何氏云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禮也

古之言春秋者不一其最善莫如孟子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天子所修者魯史而所持者周天子之權也守天下者莫貴乎天子正天下者莫重乎天子之權惟周天子不能自持其權故孔子即空文以寓賞罰而為之代行事是春秋之所以尊王者以其名分存也若其實則非聖人之所得而議也假聖人而得議周之事則所僭者乃天之權而曰春秋天子之事者不亦小哉異哉何休氏之以王不稱天為譏刺是非之說也夫王之號自夏商以來未之或改也彼所謂天王者吾不知始於何時毋亦春秋時人之言如是

聖人亦沿而不改歟如謂其爲刺譏也者則桓之行惡宜絕之於生前何以十八年之內書天王使人來者三而獨一貶於身後之錫命耶若成風之歸含賵與會葬則前此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者抑又何說若謂含爲臣子事會葬爲不及時是舍其大而責其細不應當天王以重罰也嘗考公羊成八年傳曰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經公羊本意蓋謂稱王者爲正其餘或稱天子或稱天王皆可以類相通何氏欲自圓其前說遂不深言所以相通之義而贅之以刺譏是非之文夫既曰刺譏是非則所謂相通者何在舍明明可據之傳而倡爲異說是欲專執己見而不顧削足以適履也何其悖哉夫因天下之無王而託王以行法已又黜削之而自干夫無王之罪斯固孔子所不敢爲而孟子所不敢信也其亦可以無辨已

論外臣書歸書入例

春秋外臣之書入者四惟許叔入於許晉其有與復之矣其他如鄭良霄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樂大心大抵皆叛臣書歸者六惟宋華元陳侯之弟黃衞公孟彄為無大罪佗如衞孫林父楚公子比皆黨援大國卒成篡逆之事晉趙鞅則身為畔逆因韓魏之援而得返國者也其書復歸復入者三曰衞元咺宋魚石晉欒盈而已晉趙鞅及鄭良霄宋辰諸人之罪不薄於魚石欒盈孫林父與楚公子比則殺之元咺始有甚焉而不書復歸與復入者何曰鞅固未出其國也不出其國不得言復歸也鄭良霄宋辰諸人及樂大心或自許或自曹或自陳衞孫林父楚公子比皆自晉自者有所由來其歸也易矣亦不必言復也然則衞元咺非自晉歟曰元咺之迹不與趙鞅諸叛人同且國無內援非公子比之類其歸而無

君命則殺之孫林父又有閒也書復歸從晉志也曰復者不宜復者也咺
於叔武之殺可以去矣不甘於一去而訴君於晉因藉晉之勢以擴其君
而已專其國其與欒盈魚石之盜邑以叛者相去幾何哉若趙鞅宋辰諸
人則不必言復而叛君之罪已明矣故曰大夫無復道者此說是也

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

此公穀之說信乎曰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其可信者皆魯國之事也其
不可信者皆他國之事夷考魯之見於經者十二公其三公者實弑隱桓閔
而惟桓公見弑於他國齊人殺彭生以藉口彼襄公者強敵諸侯聖人獨
寬魯以討賊之義所以原其迹而諒其心也隱公閔公之葬在桓僖即位
之時當時君臣必不肯以無禮待之計國史之文未有不書葬者聖人獨
削之以見義其所以教天下萬世之爲臣子者至深且遠也獨持此說以

求他國之事則不然蔡般之自立也而景公書葬許止之弃晉也而悼公書葬後儒求其說而不得乃創爲著臣子之極變與絀止之說以明之雖然有以知其非聖人之意也春秋魯史也其責魯之臣子必不與他國之臣子同如公穀之說用之於魯可以見義而獨不可例之他國蓋經書他國之葬者因魯人之往會也魯人之往會者必有魯君之命如以責他國臣子之義例之是魯之稟國君之命者爲無說矣然則他國君弒恆不書葬者何也善乎郝氏之言曰國亂君弒葬者多不如禮鄰國亦不往會故不書也郝氏以此說概魯與他國之事吾則謂公穀之說可以責魯而他國之事則如郝氏焉惟其然而蔡許二君之書葬者又何疑乎

經德堂文集卷一